

邪恶势力

◎本书曾因其深刻的现实性和透骨的讽刺在俄罗斯长期遭禁……

也因同样原因在西方社会风靡一时

经典历史小说

[俄] 瓦·皮库利 著

蓝英年 谷兴亚 译



上集

群众出版社

经典历史小说

[俄] 瓦·皮库利 著

蓝英年 谷兴亚 译



邪恶势力

上集

群众出版社

主要人物表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 爱称格里沙, 卑称格里什卡, 西伯利亚农民, 盗马贼, 神汉。原姓维尔金, 诺维赫。

尼古拉·罗曼诺夫 即沙皇尼古拉二世。爱称尼基、尼古拉沙, 卑称尼古拉什卡。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 皇后, 爱称阿利克斯, 萨娜。原为黑森公主, 名为阿利萨。

彼得·阿尔卡季伊奇·斯托雷平 历任省长, 内务部大臣, 首相。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科科夫采夫 爱称沃洛佳, 历任财政大臣, 首相。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 爱称谢廖扎, 首相。

伊万·洛普诺维奇·哥列梅金 首相。

苏霍姆利诺夫 绰号尚捷克列尔, 历任基辅总督, 陆军参谋长, 陆军大臣。

阿列克谢·赫沃斯托夫 绰号尾巴, 历任省长, 内务大臣。

帕维尔·库尔洛夫 历任警察司长, 内务部副大臣, 大臣。

斯捷潘·别列茨基 历任警察司副司长, 司长, 内务部副大臣, 大臣。



邪
惡
勢
力



亚历山大·普罗托波波夫 爱称萨沙，杜马议员，后任内务部大臣。

德米特里·博格罗夫 犹太名莫尔德卡，暗探，刺杀斯托雷平的凶手。

弗拉基米尔·普利什凯维奇 爱称沃洛佳，杜马议员，拉斯普京的谋杀者。

安纽塔·维鲁博娃 皇后女友，拉斯普京同伙，娘家姓塔涅耶娃。

蒙卡·戈洛温娜 皇后的女友。

古契柯夫 十月党人领袖，杜马主席

米哈伊尔·罗将柯 爱称米沙，十月党人领袖，杜马主席。

格尔莫根 大主教。

约安·沃斯托尔戈夫 大司祭，黑色百人团成员。

伊利奥多尔 俗名谢尔盖(谢廖加)·特鲁法诺夫，神甫，黑色百人团成员。

伊格纳季·马努斯 犹太大资本家。

德米特里·鲁宾施泰因 人称米季卡。犹太银行家。

阿龙·西马诺维奇 犹太珠宝商，拉斯普京的秘书。

伊万·马纳谢维奇—马努伊洛夫 人称万涅奇卡，绰号罗康博尔，笔名马斯卡，犹太人，密探，冒险家。

米哈伊尔·安德龙尼科夫 公爵，别称米什卡，绰号叫花子，奸细，投机分子。

目 录

序幕	1
第一部 新皇登基	12
第二部 内宫掌灯人	118
第三部 乌烟瘴气 群魔乱舞	239
第四部 急转弯	362



序 幕

旧俄罗斯史行将结束，新俄罗斯史正在开始。反动势力像鸱枭一样，在狭街窄巷里展开翅膀，厉声嘶叫，翱翔在一座座洞穴之上……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姬，异常聪颖、体重仅三十七点五公斤的马蒂尔达·科舍辛斯卡娅，这位举世无双的芭蕾舞女演员，俄罗斯舞台上的绒毛，第一个消失得无影无踪。兽性大发的逃兵们捣毁了她的府邸，把这位塞米拉米达^①的神话般的花园毁得一片狼藉，异树奇花七零八落，海外珍禽则风流云散。无孔不入的记者偷走了芭蕾舞明星的笔记本，于是普通俄国人现在得以知道这位非凡女人的日常开销：

^① 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她的空中花园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一顶帽子:115 卢布。

仆人小费:7 戈比。

一套服装:600 卢布。

硼酸:15 戈比。

沃沃奇卡的礼品:3 戈比。

皇帝和皇后临时拘禁在皇村,工人大会上已经发出了处死“血腥的尼古拉什卡”的呼声,英国人答应派巡洋舰来接罗曼诺夫夫妇,克伦斯基则表示愿意亲自护送沙皇一家到摩尔曼斯克。大学生们在皇宫的窗下放声高歌:

阿利萨太太应该向后转,

地点是黑森^①。

阿利萨太太要去莱茵河,

阿利萨太太再见,再见!

谁想得到,前不久他们还在争论。

“咱们在令人永远怀念的蒙难者的坟墓上建一座修道院,就命名为‘拉斯普京修道院’!”皇后坚决地说。

“亲爱的阿利克斯,”丈夫恭恭敬敬地说,“这个命名会被老百姓曲解,因为这个姓听着不雅观,‘拉斯普京’在俄语中含有‘淫乱’的意思,最好叫‘格里戈里修道院’。”

“不,就叫‘拉斯普京修道院’!”皇后坚持说,“‘格里戈里’在俄罗斯有成千上万,‘拉斯普京’则只有一个……”

他们商定,修道院将命名为“皇村拉斯普京修道院”。皇

^① 达姆施塔特德国地名,即皇后娘家所在地。

后对建筑师兹韦列夫这样解释未来殿堂的设计意图：“格里戈里是在可恶的彼得堡遇害的，所以您要让拉斯普京修道院没有窗户的那面死墙对着首都。修道院的正面要明亮，欢快，面向我的皇宫……”他们打算在1917年3月21日，即拉斯普京生日那天，为修道院奠基。但是，革命赶在沙皇的前面，在二月爆发了，似乎正应验了格里什卡（格里戈里蔑称）很早以前对沙皇的威胁：“等着瞧吧！一旦没有了我——你们也保不住。”果然，拉斯普京被杀之后，沙皇在皇位上总共只呆了七十四天。当一支军队被歼灭的时候，他们总把自己的军旗埋藏起来，不让它落入敌人手中。拉斯普京躺在地下，就像沙皇政体的旗帜，谁也不知道他埋在哪里。罗曼诺夫家族对拉斯普京的葬身之地讳莫如深……

克利莫夫上尉在皇村高射营服役，有一次他在公园附近散步，偶然走到了一垛垛木板和砖堆前面，一座未完工的教堂矗立在雪地上。上尉用手电筒照亮教堂的拱顶，发现祭坛下面有一个黑洞。他钻了进去，来到了教堂的地下室。这里有一口棺材，又黑又大，几乎是正方形的。棺盖上有孔，仿佛轮船上的舷窗。上尉用手电筒的光线对准这个孔，发现拉斯普京正从幽冥深处瞪着他，阴森而恐怖……

克利莫夫来到了士兵代表苏维埃。

“俄罗斯的傻瓜很多，”他说，“能没有利用俄国人做心理实验的人吗？咱们怎么担保黑暗势力不像我一样，发现格里什卡挺尸的地方呢？必须从根本上杜绝拉斯普京的信徒们的朝圣活动……”

装甲营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叶林^①，着手做这项工作。叶



^① 他很快就成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装甲部队的主要领导人。



林穿着一身哗作响的黑色皮衣，决定处以拉斯普京死刑——死了也要执行！

今天沙皇一家的值班警卫是中尉基谢廖夫，厨房里交给他一份“罗曼诺夫公民一家”的菜谱。

“麦米土豆汤，”基谢廖夫在长长的走廊里边走边读，“馅饼和胡瓜鱼丸子——掺了菜的，稀粥，油炸饼夹醋栗酱……好哇，真不赖！”

皇帝卧室的门开了。

“皇帝公民，”中尉说着把菜谱递进去，“请您过目……”

尼古拉二世放下了庸俗的《蓝色杂志》。在这份杂志中画着他的一部分大臣，背景是监狱的铁栅栏，另一些大臣脖子上则套着绞索。他阴郁地对中尉说：

“您把公民和皇帝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不感到吃力和荒唐吗？您为什么不简单地称呼我……”

他想建议用名和父称称呼他，但基谢廖夫中尉却把这个暗示理解拧了。

“陛下，”他回头看了看门，小声说，“卫戍部队的士兵们发现了拉斯普京的坟墓，现在正开大会，决定怎样处置他的遗骸……”

皇后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时她用英语同丈夫交谈了几句，然后迅速地，甚至都没感觉到疼，把钻石戒指从指头上捋下来。这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皇后几乎把钻戒硬套在中尉的小拇指上。

“我请求您，”她悄悄地说，“您能得到您想要的任何东西，只是一定要帮忙！为这种暴行上帝一定会惩罚我们……”

皇后的状况“确实可怕，而更可怕的是：在与基谢廖夫说话时，她的脸和全身不停地抽搐，结果是歇斯底里大发作。”中

尉跑到教堂时，士兵们正在用铁锹拼命地揭棺材上面的石板地。基谢廖夫开始抗议：

“难道你们当中就没有信上帝的人吗？”

在革命士兵中也有信上帝的人。

“我们相信上帝，”他们说，“可这跟格里什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不是挖坟盗墓，发黑心财。我们就是不想让这个死鬼躺在我们来回行走的土地下面！”

基谢廖夫扑向公务电话机，给临时政府所在地塔夫利达宫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沃伊京斯基委员：

“谢谢！我向司法部长克伦斯基禀报……”

士兵们已经抬着装有拉斯普京的棺材上了街。在闻讯从四面八方跑来的当地市民中间，流传着从坟墓中得到的“物证”。这是用上等山羊革做封面的福音书，还有一个小圣像，上面系着一个绸蝴蝶结，就是命名日糖果盒上系的那种。圣像的底面有皇后用化学铅笔写的自己的和女儿们的名字，下面是维鲁博娃的签名；名字四周写着几个字：忠于你的——拯救我们——饶恕我们吧。又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演讲者像站上讲台那样站在棺材上，说道：在这里，在他们脚踏的棺材里，曾经是何等可怕的凶恶力量啊，现在他们，自由俄罗斯的公民们，却勇敢地把他踩在脚下，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塔夫利达宫，部长们正在开会。

“这简直不可思议！”罗将柯气呼呼地说，“如果首都的工人得知士兵们把拉斯普京尸体拖出来了，就可能发生过火行为。亚历山大·费多雷奇，您的意见呢？”

“必须制止在外巴尔干大街上的游行示威，”克伦斯基回答道，“我建议：以武力夺取棺材，把它秘密埋到新圣母修道院墓地去……”





晚上，叶林在皇村火车站附近截住了一辆开往彼得格勒的大卡车，士兵们把拉斯普京抬上车厢，就溜烟跑了。

“什么东西我没拉过呀！”司机说，“拉过中国的家具，巴西的可可，甚至还拉过新年玩具、枞树，可是拉死人……而且还是拉斯普京！——这样的事还是头一回。顺便问一下，弟兄们，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亲爱的，你要去哪儿呀？”

“去车库。我的‘奔驰’是宫廷用的。”

“把我们也拉到那儿去好啦。明天早晨再说……”

大货车拉着拉斯普京驶进了宫廷事务部的车库，同沙皇结婚用的豪华轿式马车比肩为邻，放了一夜。临时政府在黎明时分得知，装着拉斯普京尸体的棺材正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士兵们似乎还没决定拿他怎么办，这使部长们烦躁不安。已经两昼夜未曾合眼的罗将柯不情愿地嚼着夹干酪的面包片，气愤地骂道：

“这个格里什卡，活着的时候给我添了那么多麻烦，死后还不让人安宁。给什么地方打电话！查一查，必须把这个坏蛋处理掉！”

涅瓦大街 100 号，彼得格勒装甲兵司令部。安东诺夫斯基上校正在给米哈伊洛夫练马场打电话：

“给基谢廖夫中尉的第二装甲营发磁电机，让他们马上发动车。以最高速度从练马场出发。路线：维堡公路，帕尔戈洛沃方向。”

“那儿出什么事啦，上校先生？”

“现已查明，拉斯普京就是给弄到那个方向去了。全市所有的电车都改变了线路。老百姓们凡是能动的，都成群结伙

地奔向帕尔戈洛沃，仿佛费佳·夏里亚宾^①心血来潮，要在那儿举办免费音乐会……”

在舒瓦洛沃和兰斯卡亚郊区站之间，装甲兵们设置了封锁线，阻挡像过节一样蜂拥而来的彼得堡人。帮助装甲兵维持秩序的还有混成近卫团的身材矮小的沃伦州人和哥萨克骑兵。在一大片积雪的旷野深处冒起了刺鼻的浓烟，紧接着就喷出了火焰。很快便黑烟滚滚，火舌呼啸着往上蹿，仿佛触到低垂的云朵。维堡的消防队叮叮当当地响着铃，从山坡上飞快地冲了下来；在火红的救火车面前，在狂暴的长鬃花斑马面前，人们自动向两旁闪开……这里就是处死拉斯普京的刑场！

沉重的棺材盖被掀掉了，一具身穿绒布裤子和银白色衬衫的男尸出现在人们面前。拉斯普京的尸体散发着甜腻腻的气味，但死尸气味被幽雅的香味儿掩盖住了。皇后在拉斯普京身上搽了大量香水，伤口也都用芬芳的树脂精心地涂抹过。特别让人们惊讶的是，拉斯普京凹陷的面颊上涂着厚厚的胭脂，嘴唇上还抹着口红。他现在看着活像一个从神秘的金字塔的迷宫中拖出来的古代法老……一双双穿毡靴的大脚在周围踏来踏去。

“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呀！”人们七嘴八舌地喊。

“装殓倒是一流的。”

“的确……不像埋一个畜牲！享尽哀荣啊……”

火堆越烧越旺，周围的雪都融化了。已到了该把死鬼从棺材里抬出来的时候，可是谁也不乐意伸手去拉他。人们想用钩子往外钩，可格里什卡一钩一动，就像一块湿肥皂。消防总队长是条好汉，于是他大吼一声：



^① 1873—1938，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还找什么麻烦呀？棺材对于他就是一口煎锅。把它放到烤箱里去！一会儿就把他做成口酥啦，这个恶棍！”

无畏的消防队员们，把两根原木斜靠在火堆的劈柴垛上充作导轨，然后把棺材放到这两根原木上，就像把火车厢放到铁轨上。士兵们操起长钩竿，慢慢地把拉斯普京推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堆。在高温的作用下尸体开始抽搐，拉斯普京突然……坐起来了。他坐了起来，眼睛也……睁开了！他身子下面的铅棺材劈劈啪啪地熔化，铅滴和锌滴流进了烈火之中。消防总队长看了看自己烧坏的手套说：

“烧得跟地狱一样。来欣赏吧，大嫂！”

火刑持续了十个小时。到深夜火势开始减弱，烧完的木炭渐渐变暗。尽管寒风劲吹，把黑烟刮到人群的头顶上，但老百姓们还是不肯离去。士兵们踏着油腻腻的热灰，认真地监视着火刑现场。他们的结论令人快慰：

“像蜡烛一样烧完了，连烛芯都没剩下……”

火堆周围的土地都用铁锹翻了一遍，谁也猜不到这里就是处死拉斯普京的刑场。可是，几天以后，一些有考据癖的记者认定，由于命运之神的顽皮拨弄，拉斯普京被处以火刑的地方，正好在巫医扎木萨兰·巴德马耶夫豪华别墅的废墟上，它是维堡的工人们于前一天焚毁的。历史有时仿佛有意捉弄人：格里什卡·拉斯普京的骨灰竟与他秘密巢穴的灰烬搅和在了一起。多年来他一直在这个魔窟里纵酒淫乐，构想自己的邪恶计划。后来，几位神秘的太太经常来到这片平坦的旷野。她们用面纱遮住自己种族纯正、精心呵护的脸，匆匆忙忙把掺有灰和雪的泥土捧进手袋里，划个十字，吻吻这些泥土，然后离开，走向离这里最近的电车环线车站……

当洛从这里取的一抔泥土辗转递到前皇后身旁时，她已

“身患贫血症,不仅不能行动,而且已无力说话。这一次还转化为四肢麻痹症,连吃饭都必须让人喂,因为她甚至都无力铺餐巾”。神经衰弱转化成阴沉愚钝的忧郁症。皇后整日坐在扶手椅上以泪洗面,对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对丈夫的问话她只微微耸耸肩,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后来她又患了严重的迫害狂。对这个女人来说,这是必然的!深更半夜,皇宫里突然响起了狂叫声,就连老兵听了也毛骨悚然:

“他还活着……格里戈里又和我在一起了!”

尼古拉二世劝妻子安静一点儿:

“阿利克斯,不要这样喊叫。卫队听见不好。”

她浑身颤抖着对他说:

“他刚才来看过我。天啊,他的模样吓人!胡子,头发都烧焦了,两只脚也烧伤了,行走艰难……格里戈里没有烧死!苦难的圣徒在滚滚浓烟中离开了棺材……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吗?”

“说什么啦,亲爱的阿利克斯?”

“弯下身子,尼基。我悄悄告诉你。”

前皇帝对着前皇后俯下身子。

“他让咱们赶快逃走。必须扔掉这里的一切,甚至孩子们……跑,逃跑!英国,他说,不会接纳咱们,克伦斯基是骗子。必须去德国,咱们现在最后的指望就是表兄德国皇帝,还有他那强大的军队!”

“我在这个阴郁、孤独的深渊中感到很舒服,这个深渊就是——彼得堡……生活啊,你在奔向何方?白昼和黑夜,都像酒一样,让人兴奋。”一个穿大衣的干瘦孤僻的士兵,一边在街



道上徘徊，一边思考这场革命，像奔袭异族帐篷的西徐亚^①骑兵那样不可遏制的革命。

他忘记了自己写的诗，却想起了丘特切夫^②的诗句：

谁能在风云激荡中体味人生，
谁便福星高照，三生有幸……



首都的小姐们现在未必能认出，这个士兵就是她们初恋的偶像——亚历山大·勃洛克^③。不，他在这八面来风的十字街头，构思的已经不是歌颂美人了。虽然在这里，昨天，一个老吉卜赛女人还让他吻她那戴满戒指的手。现在他成熟了，正在酝酿写一部关于沙皇帝国最后岁月的书。

对，我们是野蛮的西徐亚人，
我们长着一双双贪婪的丹凤眼……
赶快关好门窗——
马上要来掠抢！
打开所有地窖——
穷汉们玩兴正高！

在光滑的桥面上，借着路灯摇曳的光，勃洛克坦率地记录下自己最深切的感受：“不知何故，所见所闻让我的神经麻木。我要堕落——深藏在我内心的拉斯普京正在上升……无论活着的和被杀的，所有这些我们时代的产儿，都深深盘踞在我的

① 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居住于黑海北岸的部落。

② 俄国著名诗人，1803—1873，以心理分析和写景著称。

③ 俄国诗人，1880—1921。其代表作为歌颂革命的长诗《十二个》。

心田。他们多得不可胜数！”在军官街和莱蒙托夫街的拐角处，一些报童在高声叫卖民间通俗读物——地下文学的最新杰作：《格里戈里·拉斯普京颂》：

“……我们，格里戈里一世和末世，盗马贼和前俄罗斯的独裁者，澡堂沙皇和破烂儿大公等……向我们所有的拉斯普京分子、大臣、扒手、宪兵、保镖和其他恶棍们宣告：此刻我们正在地狱，每天洗澡，深得撒旦的赞许……写于我们完蛋之后在地狱的第四十天。

由格里什卡畜牲陛下 亲笔签名无误

副署：地狱秘书 冯·弗里德里海拉乌拉斯伯爵



第一部 新皇登基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九〇五年秋)